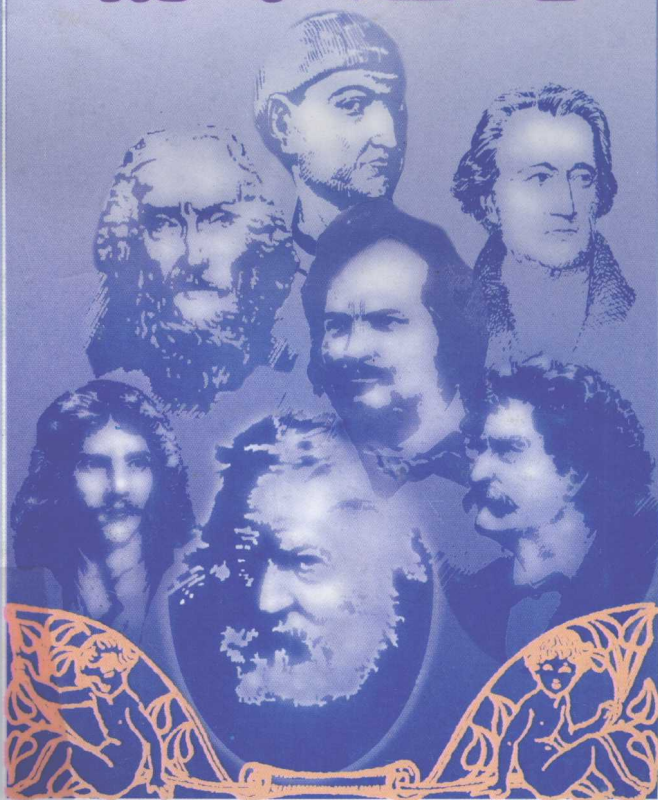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名著 精华速览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10

世界名著精华速览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目 录

雪国·千鹤·古都(日)	川端康成(1)
斜阳(日)	太宰治(25)
树影(日)	佐多稻子(32)
沙女(日)	安部公房(37)
春雪(日)	三岛由纪夫(43)
天平之薨(日)	井上靖(50)
蓝灯(叙)	哈奈(56)
罗摩衍那(印度史诗)	(61)
摩诃婆罗多(印度史诗)	(69)
沙恭达罗(印)	迦梨陀娑(75)
沉船(印)	泰戈尔(81)
戈拉(印)	泰戈尔(90)
戈丹(印)	普列姆昌德(102)
爱情的故事(美)	西格尔(117)

雪国·千鹤·古都

川端康成(1899—1972)，日本著名小说家，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，1921年发表短篇小说《招魂节一景》引起文坛注目，早年受欧洲达达派、未来派等文艺思潮影响，曾与横光利一等人一起发起“新感觉派”运动。1972年自杀身亡。其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，约100多篇，其中《伊豆的舞女》、《母亲的初恋》及《名人》等享有盛名。1968年因《雪国》、《千鹤》和《古都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。

雪 国

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，大地一片莹白，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。

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站起身来，打开岛村前面的车窗。顿时卷进一股凛冽的寒气，姑娘探身窗外，朝远处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！站长先生！”

她的弟弟正在这即将被大雪掩埋的信号所干活，姑娘嘱托站长先生多多照应，这声音美得不胜悲哀，那么清越激昂，

仿佛雪夜里会传来回声似的。

姑娘名叫叶子。她一路照料着一位病弱的男子；俨然一副小母亲的样子。她身上有一种冷艳的美。

为了解闷，岛村端详着左手的食指，摩娑不已。结果，从这只手指上，竟能活灵活现感知即将前去相会的那个女人。他越是想回忆得清楚些，便越是无从捉摸，反更觉得模糊不清了。在依稀的记忆中，只有这个指头还残留一丝湿润的感觉，把自己的思绪引向那个遥远的女人身边。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时时把手指凑近鼻子闻闻。无意之中，这个指头在玻璃上划了一条线，上面分明照见女人的一只眼睛，他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，但定神一看，原来是对面座位上那位姑娘映在玻璃上的影子。窗外，天色垂暮；车中，灯光明亮。窗上玻璃便成了一面镜子。

单单映出星眸一点，恰恰显得格外迷人。岛村把脸靠近车窗，摆出一副旅愁模样，装着要看薄暮景象，用手掌抹着玻璃。

他清晰地看到了一幅姑娘细心照顾病人的凄凉情景。渐渐地，岛村忘却了玻璃的存在，竟以为是姑娘的实体在流动的暮景之中浮现。他看到在她脸盘的位置上亮起了一盏灯火。镜里的映像亮得不足以盖过窗外这星灯火；窗外的灯火也暗得不至于抹煞镜中的映像。灯火在她脸上闪烁，却没能将她的面孔照亮。那是远远的一点寒光，在她眸子周围若明若暗地闪烁。当姑娘的星眸同灯火重合叠印的一刹那间，她的眼珠儿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，飞舞在向晚的波浪之间。

当然叶子不会知道，自己被别人这么打量。她的心思全放在病人身上。岛村完全忘了自己的失礼，暗中盯着叶子，想必是镜中的暮景有股超乎现实的力量，把他给吸引住了。她

尽管面庞姣好，举止温婉，岛村却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凛然的冷漠。

半小时后，他们在同一车站下车。一打听，暮色中从镜子里看到叶子照料的那个病人，竟是岛村前来相会的那个女人家的少爷。

在旅馆走廊尽头的拐角处，立着一个长身的女人，和服的下摆拖在冰冷黑亮的地板上。她既没朝这边走过来，也没屈身表示迎候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远远看去，仍能感到她的一番真情。岛村急忙走过去，默默无言地站到她身旁。她脸上搽了很厚一层白粉，想要向他微笑，反而弄成一副哭相。结果两人谁也没说什么，向房间走去。

岛村上次来的时候，她还不是艺妓。姑娘给人的印象，是出奇的洁净，使人觉得恐怕连脚丫缝儿都那么干净。她坦直地说起自己的身世：她原生在这个雪国，在东京当女侍陪酒的时候，被人赎出身来。本想日后当个教日本舞的师傅，借以立身处世，不成想，那位孤老一年半之后便过世了。从他死后到现在的这一段生活，恐怕才算得上是她真正的身世。不过，她似乎并不急于说出来。她说她今年十九岁，要是没谎报，人看上去倒有二十一二了。谈起歌舞伎，有关艺人的演技、风格和消息，她竟比岛村知道得还详细。也许她一直渴望着有这样一个可以谈谈，所以，说得起劲的时候，便露出风尘女子那种不拘形迹的样子。她似乎也懂得一些男人的心思，尽管如此，岛村对这姑娘首先有一种近乎友情的好感，希望能在她身上解除一些山居寂寞的情怀。

岛村没有职业，不时写些介绍西洋舞蹈的文字，但他既无缘亲眼看到西洋人跳的舞蹈，也从来不看日本人跳的西洋舞。他的研究只是异想天开，纸上谈兵，如同迷恋一位不曾

见面的女人那样描写女人。岛村渴慕异性，他心理明白，自己要的，原本就是她。她格外俏丽，笔挺的小鼻子虽然单薄一些，但下面纤巧而抿紧的双唇，如同水蛭美丽的轮环，伸缩自如，柔滑细腻。沉默时，仿佛依然在翕动。按理起了皱纹或颜色变难看时，本该会显得不洁净，而她这两片樱唇却润泽发亮。眼角既不上吊也不下垂，眼睛仿佛是故意描平的，看上去有点可笑，但是两道浓眉弯弯，覆在上面恰到好处。颧骨微耸的圆脸，轮廓固然平常，但是白里透红的皮肤，宛如白瓷上了浅红。头劲不粗，与其说她艳丽，还不如说她长得洁净。

在一次酒醉后，她只能任岛村摆布，但她依然坚持：“我不是那种女人呀！”

从那一次以后，她天天都在计算与他离别的日子。他终于又来了！她跟他谈她的日记、读过的小说以及不曾看过的电影和戏剧，在岛村眼里，纵然她没有流露出寂寞的神情，但依然有一种异样的哀愁。她的花名叫驹子。

在驹子的房间里，岛村碰到了叶子，她的眼神冷冰冰的，如同远处的一星灯火，再联想起昨夜的印象，岛村的心灵震颤不已。

从按摩女那里，岛村获悉驹子是为了给未婚夫行男治病而当艺妓的。但是，即便说驹子是少爷的未婚妻，叶子是他的新情人，那少爷又将不久于人世的话，这一切在岛村的脑海里，不能不浮现出“徒劳”二字。

驹子常到岛村这里来，她并不承认自己与行男的关系，并且告诉岛村：“其实我何尝是为了别人去当艺妓的，不过是尽人事罢了。”她只字不提叶子。她弹的三弦把岛村整个儿征服了。

驹子一向对着山峡孤独练琴，她练就了一手铿锵有力的拨弦，并能不看谱子弹拨自如，这里有顽强的意志和经年累月的努力，但岛村认为这是徒劳，也是可望不可即的憧憬。不过对驹子自己来说，那正是生存价值的存在，那远大的抱负洋溢在她的琴声里。

岛村该回东京了，驹子一直把他送到车站，叶子慌慌张张赶来了，她告诉驹子，行男不行了，在叫你！可驹子闭起眼睛，像是忍着肩膀上的疼痛，脸色刷白，她断然摇头：“我在送客，不能回去。”

叶子伸手拉她，驹子先是忍着，接着突然挣脱她说：“我不去！”

这一挣扎，驹子自己倒趔趄了二三步。接着打了一下呃，仿佛要吐，又没吐出什么来。眼圈湿了，脸上起了鸡皮疙瘩。

叶子愣在那里，呆呆地望着驹子。神情认真到极点，看不出是愤怒，惊愕，还是悲哀，毫无表情，简直像副假面具。

岛村也请她马上回去，可是她说：“不，我不愿意看着一个人死掉。”这话听来，既像冷酷无情，又像充满炽烈的爱。岛村简直迷惑不解了。

列车开动起来，岛村好像置身于非现实世界，没有时空概念，陷入一种茫然若失的状态之中，被运载而去。单调的车轮声，听来像是女人的细语。这声声细语，尽管断断续续，十分简短，却是她顽强求生的象征，岛村听着感到心酸难过，始终不能忘怀。如今岛村渐渐离她远去，那些话语已成遥远的回响，只不过额外给他增添一缕乡愁旅思而已……

岛村第三次来到雪国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闪着银光的白花，远望令人无限伤感，近看却是茅草萋萋，两种感受迥然不同。大捆大捆的茅草，把一个个背草的女人完全

给遮住了，草碰在山路两旁的石崖上，一路沙沙作响。草穗也很硕大。

驹子过了一会才来，告诉岛村：“我万没想到送别会叫人那么难过。”驱鸟节那天，她翘首等待着岛村前来，结果岛村失约了。

她伏在岛村的膝盖上。头颈比去年粗了些，也更为丰腴。已经二十一岁了，岛村心想。他觉得膝头有些热烘烘、潮乎乎的。

他们断断续续地交谈着。驹子感叹：“生活也一直是老样。”她的脸蛋儿红喷喷的，依然像北方少女那样。月光下，艺妓那感人的肌肤，发出贝壳似的光泽。岛村依然熟悉她身上的一切。她对岛村几乎是无话不讲，她恳求岛村：“一年来一次就行，以后你还得来。至少我在这里的期间，你每年来一次，好么？”

离别之后，会时时思念驹子，可是一旦到了她身旁，也不知是因为心里泰然呢，还是对她的肉体过于亲近的缘故，觉得对人的肌肤的渴念和对山的向往，恍如化入同一梦境之中，超乎现实之上了。清晨的时候，驹子会偷偷爬到岛村的房间里来，她虽然做生计很忙，但还是尽可能地陪着岛村。即使是半夜陪完酒，她也要醉醺醺地到岛村房里来。

叶子天天去给行男上坟，当叶子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的时候，岛村发现，那像是纯洁爱情发出的回声。

驹子常常不期而至。在岛村看来，驹子虽然对他表示爱恋，但他自己却感到空虚，认为那不过是一场美丽的春梦而已。也因为如此，他好像摸到光滑的肌肤一般，反而感受到驹子身上那股求生的活力。他既哀怜驹子，也哀怜自己。他觉得叶子仿佛有一双慧眼，无意之间能洞察这一切似的。因

此，岛村同时又为她所吸引。

驹子总是把很多琐事，以及这家旅馆那家旅馆酒宴上的情形，一一说给岛村听。每天都是这种情景，天长日久怎么了局。驹子似乎也在极力掩饰自己这种厌倦失落的情怀，可是，她那说不出的孤独感，反倒在眉宇间平添了无限的风情。

她一边讲：“我们这种人，到哪儿也能混碗饭吃。”一边又说：“能够真心去爱一个人的，只有女人才做得到。”她的后衣领敞了开来，露出雪白的肩背，像一把展开的扇面。丰盈的肌肉，搽着厚厚的白粉，看着既像毛织品，又像是兽类，令人有种哀矜的感觉。

叶子给岛村送来驹子陪酒时写的便条，当她美丽的眼光锐利地瞥了岛村一眼时，岛村不免有些狼狈。以前见的那几次，都曾留下令人感动的印象，而她现在若无其事地坐在面前，岛村竟莫名其妙地有些局促起来。她那过于严肃的举止，总像有什么不寻常的事似的。

叶子说：“驹姐姐人很好，就是人太可怜了，请你好好待她吧。”同时，她又要求岛村带她到东京去，雇她做女佣也行。在叶子身上，岛村感到有种奇怪的魅力。但不知怎的，对驹子的恋情反倒更加炽烈起来。同一个身世不明的姑娘，像私奔似地回去，他觉得这做法虽然有些过分，但对驹子却是一种悔罪的表示，或者说也是一种惩罚。

叶子的笑声响亮，清脆，含着少女的率真和良善，听着能令人漾起悲哀的情致。在岛村的心弦上，徒然地叩击了几下便消逝了。她说她一生只看护行男这一个病人，也不再会上别人的坟了。她给旅馆的孩子洗澡时，话语那么温柔、甜美，就像个天真烂漫的小母亲，听起来怪舒服的。

驹子总是跟叶子闹别扭，她告诉岛村：“看见那丫头，总

觉得日后会成为我的一大包袱。不知怎的，我老有这种感觉。事情搁在你身上也是一样，假定你喜欢她，就好好观察观察看，你准会也这样认为的。”

据说，数九寒天织的布，三伏天穿着最为凉爽。即便是缠着岛村不放的驹子，身上似乎也有着某种凉意。因此，她热情奔放之时，岛村便格外珍惜。但是，这种情爱，远不如一匹麻绉那么实在。他这次逗留这么久，好像把妻儿家小都忘记了。倒也不是因为难舍难分，只是盼望驹子时时前来相会，已经成了习惯。驹子越是这样苦苦追求，岛村越是责备自己，难道自己已经心如死灰了么？驹子闯入自己的心灵，岛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那一往情深的爱的追求，曾几何时，难道竟会变成对所爱的人的鞭笞么？

岛村独自一人到麻绉产地去看了看，回来的时候，恰巧碰到放电影的茧仓失火了。

在火光映照中，他们同时注意到天空中异常美丽的银河，银河好似要拥抱大地，垂降下来，银河犹如一大片极光，倾泻在岛村身上，使他感到仿佛站在地角天涯一般，虽然冷幽已极，却是惊人的明丽。

火就要被救灭了，一条水柱对着余烬的火苗，喷出一道弧形的水柱。就在水柱面前，落下了一个女人的身体。她在空中是平躺着的，岛村顿时怔住了，但并没有感到危险和恐怖。简直像非现实世界里的幻影。僵直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来，显得很柔软，但那姿势，像木偶一样没有挣扎，没有生命，无拘无束的，似已超乎生死之外。

叶子是仰面掉下来的。不知为什么，岛村压根儿没想到死上去，只感到叶子的内在生命在变形，正处于一个转折。她闭上了那顾盼撩人的眼睛，翘着下巴，仰着脖子，火光在她

苍白的脸上闪过。驹子冲上去，把叶子抱在胸前，好像抱着她的牺牲品或是对她的惩戒。她发狂似地叫着。岛村站住脚跟，抬眼一望，银河仿佛哗的一声，向他心头倾泻下来。

千 鹤

走进镰仓圆觉寺，甚至到了院内，菊治还在游移，究竟要不要进去参加茶会。时间倒是不早了。

每逢栗本千花子在圆觉寺后院茶室里举办茶会，菊治照例总在邀请之列。可是，自从慈父见背，就一次也没来过。他觉得那不过是看着先父的情面罢了，所以，一直未加理会。

然而，这次请柬上却多一附笔，要他来会见一位小姐，是师从她学茶道的女弟子。

看着请柬，菊治忽然想起千花子身上那块痣来。那块痣很丑，长在左半个乳房上，据说她因此而未嫁人。在菊治心里，那块痣的印象也始终未能抹去。这时，菊治蓦地想到，千花子做的媒，难道会是个毫无瑕疵、玉肌冰肤的小姐么？

为了叫自己决心去茶会，菊治向两位显然也是上茶会去的小姐问路。真是美极了，那位拿着绉绸包袱的小姐。桃红的绉绸上，绘着千只白鹤。

茶室里尽些些穿红着绿的人。千花子惊喜地欢迎菊治的到来。她要做媒的正是那位拿千鹤包袱皮的稻村小姐。可是千花子告诉菊治：“太田的太太和女儿也来了。”

栗本千花子跟父亲的关系，好像不太深，来往时间也不很久，她平生只跟父亲相好过一阵，后来虽也常到家里来走动，随随便便，不拘形迹，但那种关系是没有了，这情况一直继续到父亲的死。千花子不仅在有茶会的日子必到，即使

平时来作客，也总下厨帮忙。

菊治的父亲跟太田是茶友。太田死后，菊治的父亲因负责处理太田那些茶道用具，一来二去，便同他的未亡人亲近起来。

最先给母亲通风报信的，正是千花子。这些事弄得母亲很不愉快。

太田夫人热情地与菊治打招呼，菊治颇感意外。夫人的态度里，看不出有丝毫的敌意恶感，倒反显得情亲意密。同菊治不期而遇，她好像异常兴奋，甚至当着众人的面，都有点忘乎所以。

在情天欲海中颠簸过来的太田夫人依旧是白皙修长的颈项，和不大相称的圆肩膀，身腰显得比年纪轻。同眼睛相比，鼻子和嘴巴十分小巧。小小的鼻子，细看起来，模样周正，娇媚可爱。说起话来，下唇常常上翘。

女儿秉承乃母的血统，也是修颈圆肩。嘴比母亲的大，抿得紧紧的。跟女儿一比，母亲的嘴巴简直小得有些可笑了。

小姐的一双眸子，比母亲的略微黑些，带着几分悲哀。

茶会结束的时候，太田夫人把小姐先打发回家，自己专门等候着菊治，她向菊治讲了许多他父亲的事情。她大概想把心里话全倾诉出来，说着说着，对谈话的对方，似乎不辨究竟是菊治的父亲还是菊治了。跟菊治说话，那劲头就像跟其父说话一样，十分亲昵。菊治稍不留神，也觉得自己就是这女人所爱的父亲了。

太田的未亡人，少说也该有四十五六了，差不多比菊治大上二十来岁。可是，菊治已浑然忘了她的年纪，仿佛拥抱一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女人。

夫人施展她的魅力，让菊治也领略到了那份快乐。菊治

丝毫不觉得自己是个初出茅庐的单身汉，有什么畏缩之感，只觉得自己好像初次认识女人，也懂得了男人。他对自己觉醒而为男人，感到惊讶。菊治从来也不知道，女人会有这般温柔妩媚，顺从迷人，简直温馨得令人陶醉。

菊治还是独身，在事情过后，常常有种厌恶的感觉，可就是就在最该诅咒的时候，他却觉得心酣意畅。

每逢这种时候，菊治总是冷冷地想一走了事，可这一次，竟然浑陶陶任其亲热，任其依偎，这好像还是破题儿第一遭。他不知道，女人的热潮会随之上来。在热潮的间歇中，菊治觉得自己俨然像个征服者，不胜慵懶，由着让奴隶洗脚似的那么惬意。另外，还感受到一种母爱。

菊治也莫名其妙，怎么会跟父亲的女人做出这种事来。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。也许她后悔不该引诱菊治。可是，恐怕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要诱惑他，菊治自己也不觉得是受了蛊惑。再从情绪上说，菊治没有丝毫的抵触，夫人也没有一点撑拒。简直可说，道德观念根本就没发生作用。

菊治仿佛咂摸到父亲曾经尝到的那种幸福。

半个月后，太田小姐亲自登门，请求菊治原谅她母亲，不要再跟她来往了。小姐一副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样子。

菊治对那个拿千鹤包袱皮的小姐已经没兴趣了，但千花子依然在极力促成此事，她俨然是菊治家人似的，一切大包大揽。她甚至给太田夫人去电话，警告她不要从中作梗。

一个星期天下午，下着大雨，太田夫人背着小姐偷偷跑来了。她实在想念菊治，人已经瘦弱得像婴孩一般轻了。她为自己做过的那件事后悔，可是自己确实控制不住。她还说要把文子小姐托付给菊治。她一副伤心无主的神情，她的虚弱令人可怜。菊治把她送回了家。

当天夜里两点钟左右，文子打来电话，告知母亲自杀身亡。

菊治坐在电话机旁，闭上眼睛。

同太田夫人在北镰仓旅馆共度良宵后，在回家的电车上所看到的落日景象，蓦地掠过菊治的脑海。

那是池上本门寺林中的落日。

赭红的落日，像在树梢上掠过。

霞色将森林衬映得黑黝黝的一片。

掠过树梢的落日，刺痛疲倦的眼睛，菊治便把眼睛闭了起来。

菊治上太田夫人家，是在头七后的第二天。

他受到了文子温柔的接待。文子穿一件白地的布衣服。没有搽粉，只是在有些干燥的嘴唇上，涂上淡淡一层口红。

菊治坐在骨灰坛前，点上香，然后合掌瞑目。

他在祈求饶恕。可是，心里对夫人的爱，充满感激之情，仿佛又受到夫人一腔柔情的抚慰。

夫人是感到罪孽深重、不能自拔才一死了事呢？抑或是情爱弥笃，无法克制，才殉情而死的？致夫人于死命的，究竟是爱还是罪？菊治想了一个星期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此时此刻，面对灵位，闭目凝思，脑海里虽然没有浮现出夫人的绰约丰姿，但那令人陶醉的香艳之感，却越揣摩越温存。奇怪的是，菊治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，这恐怕也是因为夫人的缘故。那种感触，是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。

一个死去的人，居然让人能在梦中感到她的拥抱，菊治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

但是，对文子，他还有什么表示歉意的话好说呢？

幸而插花的器什，是个志野瓷的水罐。白釉面上隐隐泛

出红色，菊治伸手摸了摸那冷艳而又温馨的表面。柔润得像梦幻中的女人似的。

文子将这志野瓷水罐送给了菊治。

她请求他原谅她母亲。人死了，负累也能减轻么？道德还会强制活着的人么？

在菊治来说，宽恕别人也罢，被人宽恕也罢，只发生在对女人肉体那种如梦如痴的陶醉之中。

倘如夫人从菊治身上，看到了他父亲的面影而再度失节，那么，菊治觉得文子酷似乃母，便是令人颤栗，大可诅咒的事。但是，菊治却又乖乖地受其诱惑。

文子在家掩面痛哭。

千花子依然不放过死去的太田夫人。

菊治发现自己真正爱上太田夫人了。路上一个中年妇女的背影也能让他浑身哆嗦，感到一种渴望，同时又意识到这是一种犯罪。在他的意念中，与死者的神交，有时会体现得活灵活现的。这或许是道德上的自责，引起官能上的病态。

每次看到志野瓷水罐，菊治就特别想见文子。

文子给菊治带来了那只染有母亲的口红的直筒茶盅。又是一只志野瓷。白釉上，隐隐的带点红。那红色仿佛能从白釉中渗出来似的。

并且，碗口上略微带点浅茶色，有一处，浅茶色看似更浓一些。

那儿该是唇吻的地方吧？

沾上乃母口红的这只志野茶盅，文子为什么要带来给他看呢？

文子为什么不对羞辱她的千花子作出反应呢？

栗本千花子到菊治家来说，文子和稻村小组都已经结婚

了。

菊治记不起稻村小姐的容貌了。他连刚故世三四年的父亲的面貌都记不大清了。也许越是亲爱的人，越是记不住；而越是丑恶的东西，越牢记不忘。

稻村小姐的眼神和面颊，光艳照人，在菊治的记忆里却是抽象的。可是，千花子长在乳房和心窝间的那块痣，却像癞虾蟆一样，记忆之中十分真切。

恰好在临下班的时候，文子打来了电话：她为那封菊治尚未收到的信道歉，因为她忘了贴邮票。同时，她否定了她结婚的消息。她已卖掉了原来的房子，找到了宿舍和工作。

接着她应邀到菊治的家里来了。

她告诉菊治：“栗本师傅一直认为，是我妈碍了你们的事。她说我结婚了，也是因为把我也看成是绊脚石。我只能这么认为。”

那封没贴邮票的信送来了。文子抢着要撕碎它。在这个争抢的过程中，菊治感到她是十足的女人，也不由得感觉出她的母亲——太田夫人。菊治嗅到了文子身上的气味，好像也嗅到了太田夫人的气味。仿佛就是与太田夫人拥抱时的气味。

他们又谈起了志野瓷。志野瓷那温馨冷艳的表面，经过菊治的联想，便宛如太田夫人的肌肤。可是，那上面却毫无罪孽的阴影和丑恶。

望着这高贵的遗物，菊治深感，太田夫人在脂粉队里是最高贵的妇女。而那无上的精品是没有一点瑕疵的。

菊治又拿出了父亲的那只唐津瓷茶碗。

唐津瓷上没有花纹，完全是素色的，黄里透绿，还带点绛紫。型制刚健有力。